

机修连的钟声

■孙平

我第一次听到机修连的钟声，是二个月新兵连集训结束，接到部队首长分配之后，首次踏入机修连的第一天。这是个上午，十来个战友敲锣打鼓，欢迎我们来自温州的二十多位新兵。经过连长的简单介绍后，我们接下来还要完成的任务：建房子，继续集训。因为连队人数增加，任务加重，需要建干部楼，时间是二个月。

机修连在一个金黄色的山坳里，朝南的三幢房子，排列在不同层次的斜坡上。总高度约三十米，底层是饭堂，中间是战士宿舍，最高层是连领导、技术员及随军家属的住房。从东面球场到西面发电车间约500米。

我们在这里生活极不习惯，首先是冻，那时浦城气温有时是零下10℃。部队发来的衣服根本穿不暖，从里到外是衬衫、棉毛衫、棉毛裤、棉衣、棉裤，没有大衣。上班时关起门来，生起炭火来，还是可以勉强对付。到了晚上就受不了，90厘米宽的床铺上，只有一条两公斤重的棉被，我们常常被冻醒，有的战友甚至被冻得哭起来。

建房的第二天，钟声敲响。我们便挑着畚箕去干活，浦城的山很少见石头，满山都是黄泥，乐清人叫“黄金”，黄泥就是建筑材料。浦城是山区，没有台风，再说部队也没那么多钱，但土地有，因此说建楼实际只是两层矮屋。在几个老兵的指导下，我们在地上拉起绳线，算是开始施工了。在规定的位位置，摆上一些小石块，弄上一些水泥，地基就算完成了。接着将稻草、竹篾放进黄泥里，洒水搅拌均匀，算是建筑材料。然后，用架子板夹在地基上，将搅拌后的黄泥往架子板里倒。倒了一层厚约10厘米厚，几个人用木夯使劲地锤打。就这样一层层地叠加，直到架子板上装满黄泥，往周围转移。就这样自制着，然后一层一层地往上砌。据老兵说，部队初到浦城时，没有住房，后来也是采用这种办法建房的。挑土建房对我们温州兵来说，都是第一次。钟声对大家来说，仿佛是肩上沉重的担子，大家20岁不到，挑土到楼上非常辛苦，有战友累得患上了肝炎。

当天的钟声似乎特别亲切，十几间房屋建好了，终于可以到车间里去了。机修连主要任务是帮助一线连队机器设备维修，确保生产顺利进行。分设电工、车工、锻工、翻砂工、汽车修理等十来个工种，我被分配到一班，是钳工班。车间里有一张很大的钳床桌，然后是一台先进的立式钻床，一台砂轮打磨机。全班战友围着钳床桌工作，每个人一只老虎钳。我跟班长郑新旦、副班长陈谦祥学钳工。班长福州人，是三级钳工技师，干钳工的好像聪明也狡猾，身上的绝活一般是不教你的；副班长是1975年的江西兵，他教技术毫不犹豫。这也许是工人与军人的区别吧。

钳工的基本技艺锤、锯、铤、钻。铤得平整，不划线也能铤得直，铤得深又光滑又平直，什么材料都会铤，才算是好功夫。危险是铤，铤要处理好锤子、铤子与加工对象的关系，不像铤刀与锯子都是直接作用于加工对象。部队一线野外钻探用的钻头需要量很大，钻头由钢管与金刚石组成。在高十五厘米左右并带凹槽的钢管上，镶嵌黄豆一般大的金刚钻，然后由电焊工将它焊死。在镶嵌的时候，用铤子把钢管内钻探的钢铁固定金刚石，这需要有一定的敲击力量。由于我从未拿过铤子，锤子打下来时，经常会偏离方向，打到了手指头上，鲜血直流，疼得我好长时间都不敢举锤子。约练了半年之后，我才得心应手。

钟声响起，团宣传参谋为我们上部队历史课。1971年7月20日，国家二机部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。我的部队是个独立团，属保密部队，主要任务是轴矿普查勘探工作，寻找原子弹上的材料——原子铀。部队人员由两方面组成：来自野战部队，有的还打过仗，比如政委、团长曾参加过淮海、渡江、解放上海三大战役；从工厂调过来，包括生产技术人员和轴矿方面的专家。来自部队的叫“兵改工”，来自企业的叫“工改兵”，名义上是兵与工的结合，实际是以工为主。

我从小就受国防教育：“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，准备打仗！”有军号才是军队，可我们连队用的却是钟。据老兵说：机修连初建时，是吹口哨，但营区太大，声音根本无法传送到各个地方。有人出主意用汽车轮胎去试，声音浑厚，却不响亮，传得不远，而且晃动厉害。最后想到合金钢管，锯下一段，

在一头焊上法兰盘，挂在树上。用锤子一敲，悦耳的声音，传遍机修连任何一个地方。钟声响起，军训，钟声再响起，早餐，钟声又响起，便是上班了。早晨五点，钟声响起，起床跑步，也有走队列，体育运动。钟声报时，更是号令。早中晚饭之前，钟声响起，各班都排队集合在钟的边上，值班首长总要领唱一首歌曲：《说打就打》《我是一个兵》《打靶归来》《战友之歌》《团结就是力量》等。连里作息时间，到团里开会等一切集体活动，都以敲钟的方式通知。

当时每个战士一个月的口粮被限制在45斤米面，每个月还有两斤肉和两斤油。但实际供应常常比这个数量要少，温饱是大问题。我们靠自力更生，靠养猪、种菜、伐木等增加伙食。机修连生活条件虽然艰苦，但比起一线的战友好多了。战友从高山上来，我们便问起他们工作情况。最辛苦又危险的是钻探、打坑道的。山区野兽多，蛇时常爬进战士们的被子上；几吨重的设备都要人力解决。钻探的机械昼夜不停，由于离食堂太远，冬天都吃冷饭。坑道深的有上千米，通风设备经常出故障，造成洞中缺氧，战士们就晕倒。被抬出恢复身体后，又要继续工作。

晨钟未响之前，我已经起床扫了地，球场两边二十几棵巨大的合欢树全面开花。合欢花像一面面红扇子，像定格了的团队扇子舞，千万面红扇子扇起了使人心跳的夏天。合欢花淡淡的芳香是献给我的，甜蜜的蕊是为蜜蜂和蝴蝶准备的。那时我们不懂合欢更多的含义，只知道美，美是很神秘兮兮的。合欢花的名字多好啊！我们大多单身，但是为了更多人能平安地合欢，我们值了。还有荷花，那已是中午钟声之后，我们蹲在河塘边，边吃饭，边看荷花，荷花也在看我们。而在深夜站岗的时候，手握钢枪，可以欣赏荷塘月色。

1978年，部队进行革新新技术，把大口径钢粒钻升级为新型的小口径金刚石钻。此时，我打铤子的技术再也不会打偏了，工作量也减少了许多。而一线小口径金刚石钻的推广，全部矿区钻探优质孔率提高到78%，超额完成任务。

我不仅很快地学会钳工技术，还懂得水泵、钻机、机床、空压机、柴油机修理技术。利用业余时间，还钻研技术，搞小改革。那时倪志福发明的“三尖七刃麻花钻”全国有名，我学习了其中的一些技术，把钻头进行分割，减少钻头受力面。使钻头端正、钻井省力、排屑方便等优点。我还思考钢、铜、铝等特殊材料的钻头研磨，取得一些成绩。部队货车轮胎很大，又在山区行驶，刹车轨凹凸不平的现象普遍。由于是内刹车，当时机修连没这么大的车床，连队就进行技术创新。技术员画出图纸后，我们一起成功地试制了立臂式轮胎研磨抛光机。

1980年初，我被调到炊事班，我的厨艺进步很快，尤其是我的刀工。我的厨艺被战友们认可，每次轮到我做面包，他们的胃口就大开，因为我掌握精准的发面技术。东北人热爱、特能吃面食，一人能吃五六个大面包。我就为他们量身定制一个半米长的，只见东北人像步枪似的，大饭堂中间穿过一道快乐的风景区。而我掌厨的速度快得连自己都不敢相信：我与战友两人，能按时供应一百二十来号人的饭菜；十来个人包饺子，我一个人杆杆就够了。在厨房我发现一个道理，切什么不在薄厚，而在于均匀，均匀是一种美，是成功的标志。

记得敲钟的是排长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，我只敲过一次，那是因为值班的排长临时去开会了，就交给班长，而班长临时去修理机器了，就交代我敲，敲钟的感觉就像第一次喝酒，紧张过后是香甜。此时，我已经是一个老兵了。

部队没有工资，给津贴费，第一年6元，以此类推：7元、8元、10元，到了第五年增加到20元，我当了五年兵，共计津贴费51元，用于写信、买书等，只剩几块钱了。1981年底，我带着300元的退伍费回家。但我觉得满足、充实。因为在部队学到了很多手艺，我会修配钥匙、敲铅桶、做台灯、修拖拉机等工作之外的技术。能烧出许多种美味佳肴，并且打外面、面包、馒头、酿酒、做豆腐、炸油条。我还学会种带豆、茄子、辣椒、丝瓜等许多蔬菜。有了这么多的手艺，我对退伍后的人生前途，充满信心和希望。

从1971年组建开始，积十年之功，历经磨难，我们的部队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。到1980年，为国家提交了中性储量报告，其中也有我们温州兵的努力。

我退伍已经四十多年了，昔日的钟声时常在我耳边回荡！

《山海沧桑》后记

■李谨峰

生活的轨迹往往由无数的偶然编织而成，我涉足小说创作，也是意想不到的偶然。

2019年之前，我在微信朋友圈分享家事的俚语故事，初衷简单而纯粹——呼吁朋友们珍视和传承我们的方言与乡土文化。当普通话成为我和女儿日常交流的通用语言时，我愈发感受到乡音俚语的珍贵。未承想，这些故事竟引起了朋友们的共鸣，他们鼓励我将这些故事集结成书。但我深知自己的文字功底尚浅，不敢动笔。

然而，2019年这个时间节点改变了我的生活节奏。夜晚的寂静让我有了更多的思考时间，我决定尝试写作，用文字记录下那些沉淀在心中的故事。我思索着如何将这些片段串联成篇，散文的形式显得过于单薄，而小说的框架却能为我提供更多的腾挪空间。于是，我开始了小说创作。

我翻阅了《收获》《西湖》《江南》等优秀刊物，希望能从中汲取写作技巧。然而，当心中的故事开始涌动时，我发现文字如同洪流般不可遏制。我写下了三万字，满心期待地发给朋友阅读。然而，朋友的反馈让我有些失落——我的作品更像一个故事大纲，缺乏小说的细腻和深度。我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，决定暂时搁笔，继续学习。

半年后，我再次拾起笔端，开始了漫长的创作过程。三年间，我反复推敲修改，终于完成

了这部作品。尽管回头看来，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，但我已经尽力将心中的故事呈现给读者。

小说是虚构的艺术，虚构的意义仍然要大于对史实的钩沉。我试图通过虚构来丰富和深化这些故事，但作者的影子仍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。小说中男主角的母亲被日寇所伤的情节，与我母亲年幼时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，说明我在创作时未能把自己藏得足够深。

我母亲能活下来是偶然，我能活下来也是偶然。

我才五岁时，母亲带我去东街成衣社上班。我趁母亲忙于手头工作时，爬到靠窗的桌子上玩耍。桌子与窗户齐平，窗门关着，也已插好插销。可五岁的小孩哪里知道危险，我将插销拔上来又插回去，觉得好玩，且反复去推窗门，看看插销是否管用。谁知这插销并不牢固，我身体重心往前一移就推开窗门，跟着一头栽了下去。

我从三楼坠到二楼时，小腿钩住一条电线，下坠速度才慢了半拍，快落地时，一位驮着整捆草席的民工正沿街穿过，我正好砸中他的草席，接着又不偏不倚地落在药店的筐箩中，那天是梅雨后的晴天，收购站要搬出库存的草席曝晒，药店也得晒草药。我在草药堆里动弹不得，幸好只摔断了一条腿。这一连串的动作本应只能发生在电影特效镜头里，却在我的身上真真切切地



上演了一番。那天一连串的巧合让我躺进草药堆里，冥冥之中已注定了我的职业。

我在医院里都快干到退休了，2019年这个时间节点却给我打开写作之门，让我有机会静下心来，好好地回忆自己的长辈。相信朋友们会在书中发现他们的背影，要是能在字里行间找到晨星般的泪珠，那便是他们对人间的眷恋与留给我的爱。

在此，我对三年来一直鼓励我，并提出很多宝贵意见的师友表示由衷的感谢，没有你们的帮助，这本书不可能面世。希望这本书能成为我们共同回忆的一部分，也期待未来能继续与你们一起探索更多美好的故事。

温州小镇多彩的浮世绘

——评李谨峰的长篇小说《山海沧桑》

■刘文起

李谨峰刚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山海沧桑》，写温州人，讲温州事，画温州风情，是活灵活现的温州小镇的浮世绘。

《山海沧桑》的内容简介：“故事发生在南方滨海乡村，主人公因求学爱上卫生院的护士。他俩历经坎坷终于成才，但这终究只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因主人公的爷爷有个大山里的典妻，让主人公与大山又有割舍不了的血缘关系，从而上演了感人的人间亲情故事。”而正是这个人间的亲情故事，成就了三部传神的多彩的温州小镇风情的浮世绘。

写出了是温州小镇芸芸众生人物的浮世绘。《山海沧桑》故事发生地是浙南温州下面的一个小镇，叫梅龙镇。这个梅龙镇，倒是我以我老家虹桥为背景创作的梅龙镇系列小说中虚拟的镇名。自从1984年我发表了《梅龙镇三贤》以后，我小说中的人物就都活跃在梅龙镇了。李谨峰与我老乡，也是虹桥人，他认同了我虚拟的世界，让他小说的人物也活跃在梅龙镇。这不但让我高兴，更让我对他塑造的人物和故事感到熟悉和亲切。因为他们都是我的故友新朋、我的老乡亲哪！小说《山海沧桑》里写的人物，除了男女主人公是医生护士后来上大学考研考博成为学者外，其他有公社干部、供销社领导、医院院长，还有卖肉的卖豆腐的，食堂烧饭的，山头租牛的，下垟种田的，赶猪牯配猪种的，还有老光棍新寡妇等等，全是五行八作芸芸众生的斗小民。他们虽然行业不同命运各异，但个个都是鲜活的温州人。比如吃苦逆行实现人生价值的田真、颜亦水；比如吝啬又有农民式小聪明“夹臂儿”的田大宝；比如吃苦耐劳“指头插进当犁刹”的农民田勤俭；比如老革命却被处分去杀猪卖肉的老雷。还有随机应变的公社社长，还有偷鸡摸狗占人小便宜的供销社干部常天龙，还有算阴阳看风水的颜厚德等等，个个都带有明显的温州人标记。从他们身上隐隐约约可看出“吃尽千辛万苦、说尽千言万语”的温州人精神。《山海沧桑》是一条人物长廊，把温州小镇的芸芸众各种人物都写出来、写活起来了。

写出了是温州小镇形形色色故事的浮世绘。《山海沧桑》写的是温州人物，讲的是温州故事。因为地点在梅龙镇，故讲的都是虹桥故事。比如“水坑奶姆”从小在母亲怂恿下偷东西，最后犯罪要杀头，死前咬下母亲奶头的故事；比如吝啬鬼田大宝屁股缝里夹铜钿的故事；比如田大宝30

个银元典妻生子的故事；比如田勤俭将指头塞进犁刹缝里忍痛犁田的故事等等，这些都是老辈虹桥人常讲常听的经典故事。这些故事被作者以小说家言的笔法写进书里，不仅让读者感到新奇有趣，更让人感受到温州地方独有的特色。《山海沧桑》是一场故事会，在七嘴八舌的嘈杂中，把温州小镇各种各样的故事讲出来、讲生动了。

写出了是温州小镇色彩斑斓风情的浮世绘。

小说通过写温州人讲温州故事，展现的都是温州小镇那些色彩斑斓的小镇风情。作者除了是个讲故事者、也是个深知温州小镇民俗和民间生活习惯的描画者。在《山海沧桑》这部长篇小说里，那些温州小镇虹桥的民俗风情的描画，比比皆是，俯拾可得。比如“兑尿盆”，我们土话叫“打尿盆霜”的，卖“人中白”童子尿值钱的，这种风俗早在我们虹桥镇上是很流行的。还比如猪儿给狗娘带叫“猪生狗养”的，早年也很多见。我们少时骂人都骂“猪生狗养”这句话。还比如按潮驾捉蟹，“光水蛸蛸暗水蟹”“初八廿三勿用担篮”“死人钓闸蟹”“炸鱼虾当眼”等等，都是我们海边人的行话。《山海沧桑》还有许多接地气的描写。比如大娘向邻居借鸡卵，一定要抓只鸡母鸡上门，声明母鸡已有卵很快要下了，才能借到卵，这就是很古朴的风俗了。还有走亲戚家吃饭，只能吃中间那三碗菜，边上的“剩盆”是别家借的吃不得的。这种习惯是我们少年时都知道，都必须遵守的规矩。因为我们都是虹桥人，故书中的这些风情风俗都像一幅幅陈年旧画，让我们看起来很亲切、很怀旧。

《山海沧桑》从人物和故事角度来看，是一部生动有趣的长篇小说。而从民俗学角度来看，又是一部多姿多彩的集温州民俗风情之大全的浮世绘、风俗风情大画。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作者李谨峰在《山海沧桑》中还显示出其不凡的讲故事能力和文字驾驭力。其讲故事的能力，是对小镇的人物、故事和风俗风情如讲古、如翻旧、如竹筒倒豆、如数落家珍、娓娓道来、滔滔不绝。小说从头到尾细节堆砌、奇闻叠起，让人惊喜、让人入迷、让人看得津津有味。作者的文字表达特色，是优美、是有味、是雅俗共赏。比如文章开头那句：“阵雨刚过，夕阳用最后的力气撕裂云层，将一抹血色铺向白鹿河。”

这一句看似简单，其实是举重若轻、一语中的，为整部小说涂抹了一层浑厚的底色。

还有第七节的开头：“黑夜从白

鹿河河面上岸，月牙儿细同峨眉，河面上升起雾霭，老虫在作别哀鸣。”

这一句以物拟人，将作者的情绪寄寓于事物之中。

有味的文字更多，那是很接地气的通俗。比如：“社长、站长都是长，长短不一样。放屁、打饱嗝，（位置）上下不到二尺长，味道（却）差得远……”又比如：“海龙王说水潺，只赢张嘴嘴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！”

风俗风情在优美通俗的文字粘制下，如油画家调配的彩泥，把小镇风情的浮世绘涂抹得更显温州特点的斑斓色彩。

这就是李谨峰长篇小说《山海沧桑》最可贵、最有价值的特点。

不足之处当然有，主要在结构方面。窃以为，作为贯穿到底的主要人物田真在书中出场太迟。他真正的出现并入戏的，大概是在过去三分之一的章节了后了吧。这样就使前部分内容虽然是很精彩的众生相，但显得杂乱、游离，不贴切。再比如第一节开头的几个人第二节没有续下去，就显得多余。还有呢，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叙述手法也不统一。前半部分虽散乱但细节多、如小说《繁花》的写法，虽杂乱却有趣；后半部分集中到田真和颜亦水两个人的求学和恋爱经历，成人物传记的写法了，虽集中却单调了些。

李谨峰是读医，当了一辈子医生。临退休前想写小说了，一写写了20来万字的长篇小说。人物故事及情节结构都还不错，文字表达老到，实在不容易呀。

而李谨峰在《后记》中，说自己写小说是偶然的。因收集家乡俚语典故与人共享时引起朋友们的共鸣，都鼓励他写小说，他就写了，就写成了。

这不奇怪。

学医的转而作文，成功率很高，著名者有鲁迅、郭沫若。还有俄国小说家契诃夫，也是正经执业的医生。李谨峰同样是执业的医生，但有丰富的医生之外的生活体验，又爱收集传闻掌故，又精通方言俚语（我碰到方言疑难都问他），又爱读小说（他的小说用梅龙镇为地名，起码是读了我的梅龙镇系列小说吧），故写小说并非难事。

美国作家多萝西娅·布兰德在《成为作家》一书中说：每个人身上都有作家的潜质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作家。李谨峰的处女作长篇小说《山海沧桑》一出手就不平凡，正应了多萝西娅·布兰德的话。我就想，他若继续努力，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文学浮世绘式的作品来，从而成为一个作家乃至名作家，也并非难事吧？！

招标公告

- 招标单位：**乐清市城东街道美好家园业委会。
- 招标项目：**乐清市城东街道美好家园小区附属工程提升项目。
- 项目概况：**工程位于乐清市伯乐东路577号美好家园小区，投资约34万元，工期：30日历天；详见招标文件。
- 资金来源：**来自美好家园小区公共收益。
- 招标方式：**公开招标。
- 投标人资格要求：**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，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及以上资格。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- 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时间：**2024年8月2日至2024年8月6日止，上午8:30至11:00，下午14:00至17:00（双休日不受理）。
- 报名地址：**乐清市城东街道良港东路456号东瓯家园1幢702室（乐清龙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）办公室。
- 报名资料：**携带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副本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复印件（须加盖公章），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。
- 招标单位联系方式：**美好家园业委会，杨先生13868775577；乐清龙麒项目管理有限公司，林先生13780109503。

2024年8月1日